



杜詩言志卷十一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鬃適馬性好鳥知人歸  
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  
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藿未甯羨輕肥  
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  
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脫粟為爾揮  
相攜行豆田秋花靄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  
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

我哀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  
觀前阻雨不得歸灤西甘林一首中有句云客居  
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繁胸襟安  
得輟雨足杖藜出欵傾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淥  
則甘林者固老杜之所深為契注者也此則其喜  
歸之作言捨舟而越西岡乃得入此甘林因解衣  
盤薄之下而見此甘林之中無一不可人意如青  
芻芳澤之姿既足以適我馬既瘠之性而好鳥間  
闕之語如知主人久客之歸則當此晨光映岫夕  
露方晞之候雖年居遲暮寢食俱少而惟覺此清

曠之荆扉為可喜者豈真謂甘林之封殖將歲有  
絹千匹哉亦良以倦於俗態之經過不若此在野  
之於我性無違耳夫輕肥誰所不羨藜藿豈真獨  
甘無如喧靜各不同科故出處各隨機便也然則  
朱門雖貴亦不足矜白屋雖貧亦不必陋此吾之  
所以憇此甘林而以得歸為樂者也此一段說完  
甘林可喜之故夫青鳥何處不悅馬好鳥亦何嘗  
知人之歸總是愛之深便生出如許歸美此可以  
驗人情即可以為詩妙也此下接言我既以在野  
為樂則既歸之餘何以適此野性亦惟與此地鄰

里之野老可以相依脫粟可以相供豆田可以同  
遊雖時危賦數秋花之實盡供軍旅而奉 之義  
自不可悖是以因主人長跪之問而勸其效死恭  
命勿為奮飛以懟君上蓋野人雖可以遠野性而  
君臣之義則無逃於天地之間嗚呼少陵最悲時  
事之利害小民而於對野人之語則又勸盡親上  
死長之方所謂上下之交宜各盡其道耳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  
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

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  
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奇駭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  
車輪徒已斷堂構惜仍虧漫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  
緣情懣漂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慙長策飛棲假一枝  
塵沙停蜂蠆江峽統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  
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  
兩都開幕府萬寓埽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  
音書恨鳥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興紫荊學土宜  
故山迷白閣秋水隱黃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此少陵自言其生平之所作後多漫興不及其前

之刻意苦吟也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  
場斯文崔魏徒以我為班揚又云九齡書大字有  
作成一囊則當其東下始蘇徧歷吳越遊覽之詩  
蓋亦有數千百首之多而皆不著於集豈非公所  
未愜於中而棄之者歟今集中所載始於開元二  
十四五年至東都之後以及於楚蜀共一千五百  
餘首以題計之僅一千一百餘首耳而成都以前  
多作意之詩僅居十之三成都以後多漫興之詩  
遂居十之七故江上水勢如海聊短述一首有句  
云老去詩篇渾漫興蓋言亂離漂泊情事難堪即

景言懷漫然成咏以遠一時之興故不覺其篇什之多非如向者之深有所感觸而極意以摹取之之謂也此時去蜀居夔依柏中丞者三載其歸朝覲君之心與懷歸故里之念交迫於中而又不能灑然就道故漫興以寄其懷托者最多幾三百餘首此詩乃自言其詩之非為傑作而並以曉示來茲首言文章一道原有一定之軌轍其是非得失乃千古具眼公同鑒別之事非一人一己之可自為矯誣者也故一言而得則千古之人咸以為得一言而失則千古之人咸以為失然必自己寸



心之中其得失先自了然去其失以歸於得然後  
可以履之千古而無歎若使自己心中本無所知  
則是其言必有失無得尚何以對千古之人哉是  
以古來作者雖各殊列而其名聲之得無於後世  
者皆歸於有得而無失而非浪垂者也自屈騷絕  
響而漢詩盛行於後世前輩既飛騰而起後賢猶  
襲其餘波其規例遵守不移然法雖為千古所共  
由而心則隨學者所自盡要必在小弱之年苦心  
極詣而後可得觀此心從弱歲疲一語則知少陵  
少時所作正在苦心而未得手之時其所作不存

於集者職此故也下引江左鄴中諸賢以証之因  
自敘其所作之不盡為佳句者言已之用功如車  
輪雖已斲就而於古法猶未盡善如為堂構猶有  
所虧則所作述者不過漫為潛夫之論而謬叨同  
人賞識謂為好辭良自愧矣蓋我之所以不能自  
信者亦以所遭之境實為漂蕩疾病遷移經濟既  
無所施而塵沙久相侵傍唐虞既遠盜賊繁興顛  
沛之餘稼穡分心柴荆僻處則愁來而賦別離亦  
聊以遣興而已尚何佳句之可云耶觀於此詩則  
少陵之所自信於千古者其詩亦無多首而漫興

之作不與焉此非自謙蓋定論也柰何今之人茫  
然無知而遂欲自鳴其得意者何居乎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卜宅楚村墟  
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鉏盤食老夫食分減及溪魚  
此秋野五首與前題屋五首絕不相同彼則極言  
其苦以為非樂處此土此則甚言其樂已足恻目  
前也夫一時事耳何以憂樂頓易蓋君子貴志未  
遂之憂與達觀自得之樂原並行而不悖故言彼  
憂非懷安也此樂無怨尤也兩意似相反而實相

成然總歸到憂亂懷君上此其大綱也語意自明  
可無解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  
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此山薇  
此第二首言隱居之樂與物相同則藉貧病以忘  
是非而此山之薇正可樂吾飢也語意自明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  
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疎小紅翠駐屐近微香  
此通首皆言山林之樂然其所以終老山林者則  
以直道恥事干謁故耳乃不以此歸過於人但云

禮樂攻吾短，便將世上一班好。諛惡直之醜，一齊掩過，而以草野徭侮之罪，自任此真詩人忠厚之旨，而又出之以風雅之口，真足令聞者亦當愧仄不遑也。掉頭紗帽，正是，不嫻於禮樂處，正是，空僻處，山林處，妙甚。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砧響家家發，樵聲箇箇同。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此首言歲將暮，即山林者亦不能無授衣之感。故又因賜被時而傷君恩之未報也。

身許麒麟畫，年哀鴛鷺羣。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

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  
此首言功名不遂而遠叨薦剡廁身鴛鷺正如蠻  
語參軍之徒堪嘲笑也逕隱千重石則君門萬里  
矣帆留一片雲則客途孤寄也前三首言山林之  
樂後二首懷廊廟之思亦並行不悖云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  
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  
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興即漫興之謂也秋興言當秋日而漫興以為詩

也漫興詩本無深意而老杜即於此詩備極淋漓  
工巧蓋唐人七律以老杜為最而老杜七律又以  
此八首為最者以其生平之所鬱結與其遭際暨  
其傷感一時薈萃形為忼慨悲歌遂為千古之絕  
調余嘗總而計之唐人七律莫盛於早朝應制諸  
篇而未免言之太莊工麗有餘而生動不足中晚  
以後鮮新綺旋而氣格寢微若高華典贍而望之  
又如出水芙蓉妍秀輕靈而按之又龍文百斛則  
惟此秋興之為獨步也此第一首從秋字上籠蓋  
而起下歷舉其興之所由生看他開口一句將造

物神奇一筆寫出大凡描繪物理刻畫者必失之  
去小博大者又易含糊似此既極鑿削又極渾淪  
以玉露為追琢以楓林為方幅其玉露降而楓林  
傷非玉露之果為椎鑿然楓林之傷實由玉露之  
降若或凋傷之此真以化工之筆妙寫化工之神  
理讀者慎勿以其熟習而遂滑口過去不加咀嚼  
也次言其地則既曰巫山又曰巫峽狀其連綿杳  
邈氣之遠屆不可津涯也然後極力形容之曰此  
其氣之蕭森貫於兩間自下而上者江間之風浪  
兼天掀湧自上而下者塞上之風雲接地成陰一



上一下盡在此秋氣之中四句寫得秋字如許壯  
澗然後承之曰秋氣如此我將何以為懷乎蓋我  
之居此夔州見此叢菊已兩開矣人以為叢菊也  
而不知皆吾之淚且非吾今日之淚也以吾之含  
悽於內而不能自語者已非一日今見此叢菊而  
不禁其駢流以出是此兩開者皆吾地日淚也且  
我之居此峽中泛而無著如孤舟之繫人以為孤  
舟之繫也而不知吾心則在於故園是孤舟之一  
繫惟此故園心也最可悲者此白帝城邊砧聲暮  
急總為寒衣刀尺之計處處相催將見腐發載塗